



亞洲市場價值認知轉變 中國底氣還價低於二五折埋單

FIFA 轉播權索價碰壁 多國謹慎拒當「水魚」

國際足協(FIFA)主席恩芬天奴此前在瑞士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宣稱,「自1904年以來,FIFA一直是人類的官方幸福提供者」,延續該組織一貫的宣傳手法。然而FIFA至今仍未與包括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泰國等多國就世界盃轉播權達成共識,而中國的轉播權報價,則從2.5億至3億美元(約19.6億至23.5億港元)大跌至6,000萬美元(約4.7億港元)。分析認為足球作為全球第一「商業運動」,正面臨前所未有的壓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藝禾



●2022年卡塔爾世界盃的現場攝影師。網上圖片

有體育經濟學者提醒,多個亞洲國家正對美國主導的經濟體和機構提出質疑。如今中國和印度正用行動表明,他們對足球有不同的價值認知,並拒絕對FIFA提出的索價照單全收。

在印度,由於與板球賽程及商業生態高度綁定,足球世界盃的商業價值被明顯壓縮。2022年卡塔爾世界盃期間,印度傳媒巨頭Viacom18以6,000萬美元(約4.7億港元)拿下轉播版權,並通過「JioCinema」平台免費直播。雖然用戶暴漲,但廣告收入僅約3,000萬美元(約2.3億港元),最終整體虧損。這一結果直接影響後續世界盃版權的報價預期。

時差加場水分多

FIFA原希望將2026和2030年兩屆世界盃轉播權打包,以1億美元(約7.8億港元)價格出售給印度,但迪士尼(Disney)與印度傳媒巨頭信實集團(Reliance)新成立的合資企業「JioStar」,僅開出約2,000萬美元(約1.6億港元)報價,印度市場傳統媒體巨頭索尼(Sony)則因對手的壟斷地位,幾乎未參與競價。

●印度板球賽高度商業化,足球價值被壓低。網上圖片



多市球迷節縮水 基層觀眾遭邊緣化

各市球迷節縮水或收費的理由幾乎一致,均為保安成本高昂、FIFA對籌款活動的限制,以及主辦城市「不願讓納稅人承擔世界盃成本」的政治考量。謝里爾明確指出額外開銷「應由球迷承擔」,然而球迷節縮水,損害的正是經濟能力較弱、無力承擔高票價的球迷。



●球迷節是世界盃傳統活動之一。圖為巴西球迷節。網上圖片

停車費每場300美元

球迷節縮水僅是本屆世界盃「趕客」的一部分,對希望自駕到場的球迷來說,停車費是另一道高牆。部分熱門城市停車費用達每場300美元(約2,350港元),而FIFA官方對小組賽停車費最初定價才75美元(約588港元)。由於新澤西大都會人壽體育場不設普通停車場,自駕球迷被迫承擔附近購物中心高達225美元(約1,763港元)的停車券。洛杉磯SoFi體育館的停車費更離譜,停車位遠在1.6公里之外,收費卻高達至少250美元(約1,959港元),而這座場館在NBA全明星賽期間的停車費僅88美元(約689港元)。

場地周邊居民及普通打工仔,原本應是賽事最忠誠的觀眾,如今反因票價和各項成本疊加被擠出賽場。費城副市長哈雷在記者會上直言,「如果連停車費都高得這麼離譜,整整一個階層已被擋在門外。」

FIFA與中國的談判於5月15日最終達成共識,交易內容不僅覆蓋今屆美加墨世界盃,還打包了2030年世界盃,以及2027年和2031年女足世界盃。知情人士透露,今屆世界盃版權費用僅為約6,000萬美元(約4.7億港元),不足FIFA最初報價四分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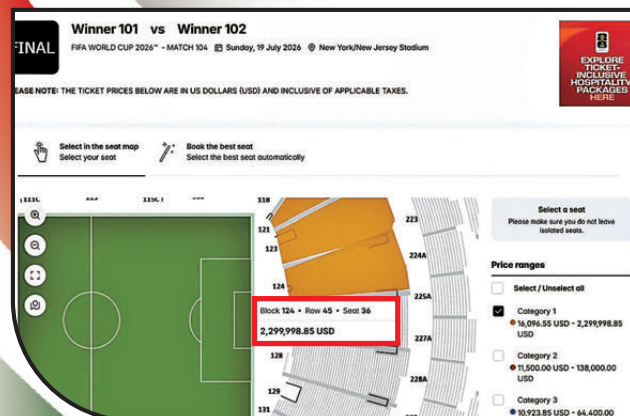
特朗普憂基本盤被拒門外

據美媒報道,美國總統特朗普5月6日被問及天價門票時頗感意外:「我之前不知道這個價格,我當然想去,但說實話,我也不會付這個錢。」他隨後暗示可能會嚴查票價,因擔心這可能會將他的選舉基本盤基層球迷拒之門外,又表示「我希望投票給我的人都能進場」。

特朗普又稱本屆賽事在商業上大獲成功,稱讚門票銷量「創紀錄」。但全球球迷紛紛抱怨大量黃牛搶票高價倒賣。歐洲足球支持者協會與消費者組織已向監管機構投訴,指FIFA利用其壟斷地位,實施具剝削性的門票定價策略。

據報道,FIFA並不控制門票在轉售市場上的售價,但會向每筆交易的雙方各收取15%手續費。對於決賽門票被炒至天價,FIFA主席恩芬天奴甚至「引以為榮」,宣稱誰要是真的花那個錢,就親自送他一份熱狗。

恩芬天奴又為票價辯護,表示「我們身處全球娛樂業最發達的市場,因此我們必須採用市場價格。在美國,轉售門票是允許的。所以如果你以過低的價格出售,門票還是會以高價格被轉售。」他還暗示門票物有所值,「儘管有人說票價過高,但轉售市場上的價格是我們的兩倍多。」



●國際足協的轉售網站上出現230萬美元決賽門票(紅框示)。網上圖片

決賽門票炒至1800萬 恩芬天奴「引以為榮」

場館賽後或成「白象」 主辦城市納稅人埋單

今屆世界盃揭幕在即,16座主辦城市的納稅人為場館翻新和賽事營運投入巨大金額。但這場「史上規模最大」的足球盛事過後,這些巨大投資能為本地居民留下多少價值仍屬未知之數。大型賽事經濟效益往往被高估,而場館維護、



●西班牙拉科魯尼亞俱樂部球場拒就2030年世界盃擴建。網上圖片

基礎設施建設等沉沒成本則常被忽略。經濟學中,耗費巨資建成、但後續幾乎沒有實際用途的項目被稱為「白象」。2010年南非世界盃,耗資約6億美元(約47億港元)、能容納5.5萬人的開普敦點點球場賽後長期閒置,其主場足球隊比賽的入座人數僅數千,有人將這座球場形容為國際足協(FIFA)在南非留下的「最惡劣影響」。

城市無權分享門票收入

巴西為2014年世界盃投入約150億美元(約1,175億港元)興建和翻新的場館,亦被視為典型「白象」。首都巴西利亞的國家體育場修建耗資5.5億美元(約43.1億港元),世界盃結束後,一場國內聯賽卻僅能吸引數百觀眾,該場館甚至一度淪為巴士停車場,馬拉卡納球場也在賽後數年間出現破敗景象。2022年世界盃東道主卡塔爾亦有多座場館賽後陷入閒置窘境。

本屆比賽的前期成本已清晰可見,據美媒披露的紐約市議會預算文件,該市為舉辦賽事墊付約9,000萬美元(約7.1億港元)稅款,預計稅收卻僅約5,100萬美元(約4億港元)。FIFA的收入與主辦城市對比鮮明,門票、停車費、特許商品、贊助和轉播權共計130億美元(約1,019億港元)。同時,場館改造、保安、交通、球迷區營運等幾乎所有辦賽成本均由主辦城市承擔,這些城市卻無權分享FIFA的門票收入。

舉行本屆比賽的16座場館中,美國的11座多採取臨時改造方案。那些擁有穩定國家美式足球聯盟(NFL)或美國職業足球大聯盟(MLS)球隊的城市,場館賽後利用率有望維持,但在缺乏頂級聯賽球隊的城市,為世界盃準備的巨型場館或將成為新的「白象」。

有份主辦2030年世界盃的西班牙,其拉科魯尼

亞俱樂部便因拒絕將球場擴建至FIFA要求的4萬座位而一度陷入僵局,理由是球隊場均入座僅約2.5萬人,大容量看台在賽後除將長期空置,還會大增營運成本。一擲千金的全球盛事與納稅人埋單後對城市財政的長期負擔如何平衡,將是對承辦城市的一大考驗。